

论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概念及其辩证立场

汪光晔

摘要: 马克思虽在其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出“现代性”一词,但却是较早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对马克思而言,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资本现代性。资本是统摄现代社会一切的主体性力量,将人从封建的、宗法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政治自由。同时,也使人落入现代“物化”的牢笼。马克思肯定资本现代性的进步性,认为其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以及对整个社会面貌的革新。但同时,马克思也深刻批判资本现代性内蕴的物化、奴役、生态危机、人性堕落等问题,并把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归结于资本。要克服现代社会的问题就要理性对待资本,让其不再变成一种为追求剩余价值而强制人劳动的权力。

关键词: 现代性;资本;生产力;物化

中图分类号: A811.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1)05-0012-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5.002

随着现代社会工具化发展,现代性内蕴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在人们面前,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争论得如火如荼。马克思虽在其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出“现代性”一词,但他却是较早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家。如大卫·莱昂曾指出,马克思“是早期现代性……最出色的社会分析家”^{[1](P41)}。他不是如康德、黑格尔等启蒙思想家那样从抽象的形而上学层面反思现代性的原罪,也不是如庸俗经济学家那样只是囿于商品流通领域把现代性置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而是深入到现代社会的生产实践领域,考察现代性问题背后的资本强制,从而揭示其实质所在。马克思是从资本的意义上阐发现代性的,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如伯曼所言蕴含着现代性发展独特而关键的方面。探究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思想,不仅有助于发掘马克思反思现代性的内核,而且能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实践所凸显的问题提供指引。这里,笔者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重点阐释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以及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立场,以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资本现代性

现今社会,“现代性”一词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人们在其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也不妨碍其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现代的“男女们都共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2](P15)},即现代性。现代性在学术界就好比甘草之于中药,具有无法撼动的地位。关于现代性出现于何时,学术界没有一致的看法,只知道它最初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并在 17—18 世纪初的古今文艺之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时代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思想及其价值研究”(2020SK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逻辑研究”(19BZZ002)

作者简介: 汪光晔,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wgy101628@163.com (江苏 徐州 221116)

争中凸显。现代性涉及诸多涵义，在学术界始终处于“未定的边界”。可即便如此，现代性还是一个确定性的内核，即与主体理性密切相关。主体性原则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内在之“魂”。

关于现代性具体指涉什么？近现代的思想家们从各自的立场作出了解读，如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是艺术作品中的“瞬间美”；韦伯认为，现代性是官僚化、制度化、科层化的“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元叙事”“解构”“质疑态度”等。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到现代性，但在他的著作中却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性思想。那么，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现代性的？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在其文本中总是谈到“现代”社会，那么“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3](P4)}，又是基于什么标准来区分现代社会呢？实际上，马克思强调的“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不管是从内容还是形式都意在表明，马克思不是在超验的意义上对现代性进行抽象的玄思，而是从他所处时代的现实开始他的现代性思想的。

马克思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来指涉现代性的。他看到了现代哲学的发展与现实之间的脱节、颠倒。所以，他的现代性哲学是致力于反映现代社会具体现实的哲学。而现代社会的现实在马克思那里是基于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在对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分析中，马克思认识到构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资本的增值本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生产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用于交换以便获取价值增值，即资本。现代社会是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所谈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质是“资本现代性”。在《资本论》及其相关的手稿中就曾明里或暗里表示：现代性就其实质而言，不是启蒙意义上的理性现代性，而是一个关涉“资本现代性的问题”^[4]。

虽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所谈的现代性是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联合作用的结果。资本为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提供物质动力，理性形而上学为现代性的发展提供理性支撑。现代世界是在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共谋”的基础上建立的。但实际上，从马克思的一些文本中可以看出，资本是推动现代“市民社会”具体运行的主体。资本的独特魅力为现代性生成所需的诸种因素提供了条件，造就了现代社会物质富裕、意志独立的独特的社会现实，从而也造成了现代性与传统的某种断裂。“资本”规制了现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使其失去“纯洁”之身并日益服从于它。马克思将现代性的考察聚焦于资本是在反思黑格尔理性现代性、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生成的，也是基于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作出的。资本（Capital）最初的涵义是“牲畜”，蕴含两个特征：物质形式的资产（牲畜）和有带来更多额外价值的潜能^①。之后，便延伸出诸如“本钱”“存贷”“生息本金”等含义。在14世纪前后，资本已广泛运用于诸多思想家如费朗赛斯科·达蒂尼、薄伽丘等的著作中，并在锡耶纳的圣贝纳迪诺的布道词中出现对资本的确切描述，即“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经济学家如斯密、琼斯、萨伊等曾对资本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斯密视资本为用于继续生产以获得收入而预备的物质资财。萨伊认为资本是促进劳动生产的各种物质资料、货币。马克思肯定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物”的设定，但更指出资本是一种实现价值增值的生产关系。如“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5](P920)}。物不过是展现资本特性的媒介，社会生产关系才是资本的实质。这种生产关系以购买活的劳动力，并通过具体的生产和产品交换增值自身，即 $G-W-G'$ ，而 $G'=G+\Delta G$ （增值额）。

资本的增值本性使其成为现代性的“本质”，并构成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系统的关系结构”。资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前现代的从属关系，而是一种

① 参见：[秘鲁] 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

相对于前现代较为平等的物的交换关系。这就克服了前现代人依赖人的自然状态，将人从封建的、宗法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政治自由。同时，也使人落入现代“物化”的牢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支配现代社会一切的社会性力量，其秘密存在于资本的增值逻辑中。当劳动力成为商品，自由工人变成雇佣工人时就为货币向资本转变提供了条件，从而确立了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一旦资本获得这种目的和工具合理性的外衣，资本的增值逻辑（抽象同一性）便统摄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命运。因为在循环往复地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逐渐变成一个强大的同一性力量，消解、遮蔽了现实的人的主体性，成为统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的主体性力量。这种主体性力量使资本成为普照现代社会之光，也使人从前现代“神”的怪影中脱离出来，又陷入了现代“物”的魔掌之中。故，现代性在马克思那里是资本主体性原则在现代社会的渗透。资本是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6]，并成为解开现代性之秘的一把钥匙。

二、马克思肯定资本现代性的进步性

资本现代性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进步，一种比前现代进步、优越的东西。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的一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的进步性表现在：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生产力量，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以一种“总体性”的方式统摄整个社会的进步与更新，使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的专制、封闭、蒙昧状态转向现代的自由、开放、文明状态。资本自己也觉得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政治领域的自主性，“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洁的道德、令人愉悦的文化教养”^{[7](P175)}等。戴维·哈维曾指出，如若马克思所认为的只有超越必然王国，自由王国才得以实现，那么，“资产阶级历史的进步一面……就必须得到充分承认”^{[8](P23)}。

（一）资本现代性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变革

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实质上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因为资本主宰现代社会。通过不断发展自己的生产力，资本实现自己价值增值的意志和获得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力量。资本的生产方式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可以说，社会生产力实质上就是资本生产力，资本是引导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中坚力量。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经常使用“资本的生产力”来指代社会生产力，并强调“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9](P587)}。而资本之所以能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式发展主要缘于资本的本性，即生产剩余价值。

不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就无法生存下去，现代社会也就难以发展。为了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会发挥其总体性的力量，唤起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力量（自然和社会力量），培育能促进资本生产力有机生长的土壤。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一方面驱使资本永不停歇地更新生产工具和方式，另一方面也使一种历史地形成的新的需要取代了基本的自然需要，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如资本所驱使的“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10](P36)}等，都蕴藏着巨大生产力。这些是传统社会的生产力所无法企及的。因为传统的前现代社会处于一种自然的“人的依赖”阶段，人的生产活动局限于狭小的区域，且从自然界获取必需品的能力比较弱。资本主导下现代社会处于“物的依赖”阶段，成熟而发达的生产体系使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满足人生存需要的能力发生了质的跳跃。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资本推动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18世纪70年左右由蒸汽机的出现而引发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从传统的行会工业、工场手工业转向现代的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效的管理模式，能大幅度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资本推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机器大工业又为资本开拓世界市场准备了条件。世界市场的建立使现代人不断

推进商业、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以及海、陆路运输业等的更新。同时，这些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等领域的发展促进了资本的扩张。世界空间范围的压缩以及世界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历史上一切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巨大生产能力。最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战胜了前现代的封建社会，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都排挤在后面。因此，资本确实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资本现代性对整个社会面貌的革新

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仅激发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变，同时也彻底变革了原先社会的结构与面貌。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11](P90-91)}。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阶段中，人们才相对缓解了以前时代的自然、地域以及物质等的限制，人的活动的自主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现代世界在人的自为而能动的力量下，展现出了新的、富有活力的面貌，如平整而宽阔的高速公路、张扬个性的都市建筑、生活方式的技术化等。这具体表现在：

其一，就政治层面而言，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那里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10](P33-34)}，且斩断了封建制度对人身体的羁绊。现代资本主义打破了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对人的强制，推行民主制，使人获得了政治自由。国家的政治事务不再是“特权”等级的事务，而是公民的事务。公民获得了与特权等级平等的政治地位，享有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权利。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处于分化与制衡的状态，使公民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并通过行使立法权来影响国家的决策。权力的分化是国家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对公民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权利等的确认与保障，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封建社会世袭王权的专制。韦伯在对现代社会进行理性化分析的过程中，将现代政治制度描述为“科层制”，即依据理性而建立的一种由专业知识人员依照法律制度工作的行政治理体制，具有专业化的分工、严格的管理层级等特征。整个国家行政机制像一台只需少数专业人员操作就可以高效运行的机器。尽管现代社会这样的代议制、立法权、科层制等还没有真正达到人的彻底解放，但相比于封建专制的旧社会对人的政治束缚确实是一大进步。

其二，就经济领域而言，由资本所推动的现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及世界市场的开拓瓦解了中世纪封闭、落后、地域性的自然经济，建立了理性化、市场化的现代经济运行体制。这种理性化的市场经济以科学技术和理性精神为基础，具有规范性、组织性、可计算性。马克思·韦伯就曾指出了这种理性化经济的基础：一是经济的合理性建基于技术科学的发展，其理性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二是经济的合理性内蕴理性的文化精神，即新教伦理。摆脱政治束缚的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处于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交往关系，并按照市场经济的理性原则进行经济交往。如相比于封建奴隶、农奴，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能平等自由地参与经济交往中。整个社会经济由于个体自由的经济活动所生发出来的动力驱使现代世界处于普遍的物质交往、全面的联系之中，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创立了现代化的大都市和统一的国家。

其三，就文化意识而言，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突出个人的主体价值，主张平等、自由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缘于资本的总体化过程，即“资本创造文化”。因为资本在创造现代新的社会关系形式时，也形成了反映这些新的关系形式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想和文明理念，确立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所有权、自由、平等三位一体”^{[12](P170)}的理念架构。资本的内在性要求平等地尊重人的需要，并形成了三大平等观念，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其中经济领域中的“货币面前，人人平等”是所有平等观念的根源。因为没有经济利益的支撑，不管是在上帝面前还是法律面前，其平等观念都是天马行空、没有根基的。货币的平等可以说就是资本平等，因为货币在现代社会基本上是趋向资本的。而资本平等在马克思看

来，实质上就是一种等价交换意义上的平等。“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13](P457)}。在资本面前，不管是工人、资本家，还是国家领袖、平民百姓，都是相对平等的。同理，资本的内在性也重构了人们之间的自由关系。资本能否实现增值有赖于个体的自由意志。个体之间自由平等的经济交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原则与理想化状态。现代公民不再是封建专制社会中君主、贵族的奴隶，也不再是旧市民社会中国家政治目的的手段，而是具有自我意志的自由、平等的个人。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成为最终目的，其他一切甚至国家只不过是个人实现目的的手段。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使现代人的视野更加开阔、精神状态更加饱满。虽然这种自由只是一部分人的片面自由，平等也只是资本意义上的平等，但相比封建社会非人道的等级观念，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三、马克思批判资本现代性内具的问题

资本现代性对社会生产力及社会面貌的全方位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整个社会展现出一幅“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14](P1)}的图景。然而，资本现代性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体，其内具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使现代性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并将其聚焦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之中，资本居于主导地位奴役着人的劳动，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屈从于一种物的抽象关系，带来各种现代性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一）物化问题

资本现代性使人摆脱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人身的强制，将人带到一个美好的物质充盈的时代。与此同时，也使人陷入了现代性的物化框架中，即人对物的依赖，导致现代世界充满“对立、颠倒”，人们之间关系出现扭曲和异化。这是因为在资本积累及其全球扩张中，它日益发展为一种支配人的、异己的、独立化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使一切社会关系金钱化，也使人们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金钱化。如恩格斯所言，现代“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双手抱住自己珍贵的钱袋”^{[7](P56)}。为了钱，他们会竭尽可能地使用一切手段骗取、敲诈那些与自己有生意往来的民族。在现代社会的交换体系中，资本以一种独立的、总体性的力量构筑起资本主体性，篡夺了人在现代世界的主体性地位，使现代世界日益成为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存在。

“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普遍的现象。物化并非是“实体性”的物，而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社会关系。它具体表现为人们迷信和崇拜自己创造的物体，并形成一种“拜物教”。这里，物化与拜物教具有同一性。受韦伯“合理化”思想熏陶的卢卡奇就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实质上是“物化”的另一种表达。马克思着重从具体的“人造物”上阐释拜物教，如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其中，商品拜物教是物化的基础形式，资本拜物教是物化的根本。整个社会的运行是从商品开始的，商品、货币、生产资料等形式最终都回归到现实的资本。然而，不管是哪一种物化，实质上都是物的交换价值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取得抽象的统摄作用，用物的虚幻形式表现人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商品可以像人一样说话的话，它们会辩解说：“作为物……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13](P101)}交换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的关系！这样，物（交换价值）的关系取代了人们之间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物遮蔽了人，人受物（交换价值）的抽象统治。鲍德里亚看到了商品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一种教化力量，认为商品的力量遍及一切，即“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14](P197)}等。

面对现代的拜物教化图景，马克思立足于人们生活的社会现实，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从现实的商品生产中破解现代物化的密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生产越是发达，人们受自己生产的

商品的束缚力量就越大，商品拜物教意识对人的支配、影响就越深重^①。因为资本增值不是来源于商品的流通也不是来自货币本身，而是劳动力作为商品（可变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当劳动力作为商品资本来生产时，资本就取代“上帝”成为一种能整合世间的神秘力量。人们在享受商品时必然对其内在的交换价值的单一化追求，产生抽象的自我意识，从而生发出普遍必然性（抽象同一性）和为赢利辩护的外在合理性，使抽象的物、外在的价值遮蔽了康德“人是目的”的现代性主旨。这样，人们之间的关系外化为物的特性，即“幽灵般的对象性”，并以一种无所不包的自律性掩盖了人们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15](P83)}。结果，资本现代性“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现在却无法“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它破坏了罩在家庭、社会关系上的人们之间的温暖的情义关系，让人们之间“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10](P34)}便不再有任何别的温情的关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扭曲为一种物化的关系。卢卡奇也曾揭示了，现代人的存在或行为不是体现人的自身意志，而是遵从于“外在的物的客观规律”。马尔库塞看到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仍然处于奴隶状态。在这种人沦为物的单向度社会中，商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资本逻辑支配着人的理性，使人逐渐异化为工具性存在。

（二）奴役问题

资本的本性在于不断地使自己获得增值，那么资本主体性主导的现代物化世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现代人的压迫和奴役问题。资本现代性的总体性力量改变了前现代繁复多样的等级秩序和层次机构，使“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10](P31-32)}，简化为两大阶级，即作为资本权力代表的资本家阶级和被剥夺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他们都处在现代社会劳资同构的物化共同体中，同样受到资本的使唤和奴役。工人苦恼于生存，为了获得工资（生存资料）必须受雇于资本家，忍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资本家则操劳于获得更多的资本增值。为了获得更多的赢利，资本家转战“人口红利”的地方和利润较高的领域，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长，采取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等，亦受资本增值本性的驱使。受斯密《国富论》的影响，马克思看到了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受资本压抑，但马克思主要是站在广大工人阶级很苦的角度上考虑现代性的奴役问题。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作为发展的主力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较为艰难。现代工人相比于奴隶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自由得一无所有。为了生存，工人必须受雇于资本家，并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工资。这就意味着工人对待自己像对待其他物品一样，可以买卖、出售，并受到市场竞争、波动的影响。然而，工人能否被资本家录用，主要还是看他的劳动能否为资本家带来额外的价值。这样，工人为了有工作就必须接受剥削和压迫。

随着现代机器的推广、分工的精细，以及妇女、儿童劳动力的加入，城市工人越来越受制于资本并变成了机器或机器的附属品。这一方面使工人的工资减少到仅维持工人生存及延续后代的生活必需品的限度上。因为一旦劳动工具由机器来操纵，机器就成了工人很强劲的对手。长此以往，“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13](P495)}，并转化为一种过剩的状态。如曼彻斯特的一家纺纱厂的一位厂主所言，新机器的运用，“在我们的清棉间整整节省了1/3的人手和工资”^{[13](P499)}。另一方面也使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强。这表现在无下限地延长工人的劳作时间或者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等。如在被阿什沃思指责过的西尼耳看来，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是“合乎愿望的事情”。因为延长工作时间能带来额外的价值。这一点马克思也赞同，并指出资本家相比于封建领主对剩余价值有狼一般的贪婪。在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之后，工人的工作时间受限制。资本家则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来获取同工作日延长相当的剩余劳动。这或者通过改进机器，提高机器的运行速度，或者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这里马克思引用了1863年议员费伦德在下院说的一段话：“过去一

^① 参见：项荣建、王峰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及其当代启示》，载于《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8期。

个人带着助手，看管两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织机”^{[13](P479)}。可以看出，由于机器的改进，工厂里工人的劳动量有了惊人的增加。工人深受资产者本人、机器、监工等的奴役。马克思引用了尼·兰盖在《民法论》的说法，“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自由短工，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现代的雇佣劳动如蒙塔古·瓦尔皮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就其无人性和残酷性而言，这种奴隶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

（三）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人的腐化堕落等问题

在资本现代性主导下的现代社会中，由于资本支配人的劳动、土地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目的在于掠夺自然资源以致富，所以，受资本生产力支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从统一转向对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也改变了传统的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产生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的“排泄物”。这些排泄物超出了自然循环系统进行自行消化的承受范围，从而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而且，资本对待自然的方式是掠夺而不是持续共存，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现代农业产量与质量方面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掠夺劳动者方式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13](P579-580)}。也就是说，现代人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在短时期内确实提高了土地的肥力，但同时也破坏了土地自身能生发一种持久肥力的源泉。现代社会中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危机正是资本化农业掠夺性开发造成的“无法弥补的裂缝”。恩格斯曾警示我们不要过分地窃喜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它是以对自然的伤害换来的，而自然界迟早会以一种报复性的方式把伤害都还给我们。

随着资本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与现有的生产力脱节，甚至绊住生产力发展步伐。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就的财富了。然而，资产阶级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危机，而且具有周期性。据马克思所言，在经济危机期间，由于产品滞销、资金链断裂，有很多已经制成的产品被销毁，已经生成的生产力被扼杀。整个社会仿佛经历了一场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摧毁了现有的一切，使社会暂时回返到前现代的野蛮状态。而资产阶级不是从自身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中反思根源性的东西，而是从外在转嫁危机：一方面，采取消灭过剩的生产力，减产减工；另一方面，采取强行开拓国外市场、转移过剩危机等猛烈的办法来克服危机。这便又引发了现代性的殖民扩张、大屠杀等问题。

资本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其价值观念也主导着人的思想。因为资本的内在本性使它只关注自身是否增值，生产活动是否带来赢利，对工人的生存状态却漠不关心，故资本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是抽象的、虚伪的、狭隘的。推崇金钱至上的现代人在这种狭隘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会造成人性的扭曲、肉体的摧残、精神的腐化等问题。如马克思所描述，在他那个时代的大不列颠，有不少父母为了金钱将自己的孩子出卖给“劳动自由”的部门，使他们像成年人一样劳动。更有甚者，将贩卖婴儿作为自己的收入来源。而且，在资本剥削的高强度的劳动中，男性工人、妇女、儿童的肉体、精神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残，因为他们除了工作便没有额外的时间来修复自己生理、精神上的元气。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曾揭示工人的精神生活封闭、死气沉沉，“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7](P375)}。

四、结 语

资本作为现代社会总体性的社会力量，在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二重必然性，即冲破封建专制的藩篱，创造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带来奴役、压迫等社会问题。黑格尔看到了现代性不但有发展的力量还有破坏的力量，但他返回到一种“复旧”的方式弥合现代性。马克思也看到了现代性的两面力量，但把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归结于资本。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一味追求激化了现代社会

内部力量之间的矛盾。要克服现代社会的问题就要理性对待资本，让资本不再变成一种为追求剩余价值而强制人劳动的权力。在新时代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市场经济使我国的现代化发展遇到了诸多问题，如房价泡沫、环境污染、精神压抑等，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也使我国取得了连西方国家都惊赞的成就，如现代化大都市、珠港澳跨海大桥、天问一号着陆火星等。新时代面对资本现代性，我们应立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善制度，加强改革、监管，引导资本有活力、有韧性地发展，以应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加]大卫·莱昂. 后现代性[M]. 郭为桂,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2] [美]马歇尔·伯曼.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 徐大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刘雄伟. 从启蒙现代性到资本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之实质要义[J]. 东南学术,2017(1).
- [5] [德]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6] 漆思,于翔. 理性与资本: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本质质变[J]. 社会科学战线,2016(7).
- [7]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美]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9]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彭宏伟. 资本总体性——关于马克思资本哲学的新探索[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3]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法]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5] Lukács, 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M].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1.

On Marx's Concept of Capital Modernity and Its Dialectical Stand

WANG Guang-ye

Abstract: Although Marx did not explicitly mention the term “Modernity” in his text, he was an early thinker who reflected and criticized modernity. For Marx, modernity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capital modernity. Capital is the subjective force that governs everything in modern society, liberating people from the feudal and patriarchal personal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and offering political freedom.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makes people fall into the cage of modern “materialization”. Marx affirmed the progressiveness of capital modernity, thinking that it could bring about the change of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whole social appearance. However, Marx deeply criticized materialization, enslavement, ecological crisis and depravity of human nature inherent in capital modernity, and attributed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to the capital.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of modern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treat capital rationally, so that it no longer becomes a power to force people to work in pursuit of surplus value.

Key words: modernity; capital; productivity; materialization

(责任编辑 孙洁)